

花言峭语

辛芷蕾凭借电影《日掛中天》中的美云一角，在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固然令人赞叹，但围绕这一奖项，和辛芷蕾之后伽位的各种讨论，各种喧嚣，才更让人激动。

在辛芷蕾之前，获得过这一奖项的，只有巩俐等两位华人女演员，她也由此成为第三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演员，同时，她也成为第六位拿下欧洲三大女主角奖项的华语女明星。各路自媒体于是惊呼，“85花排位要改写”“内娱格局要改写”，虽然“内娱格局”这样的前提有点过于庞大，这种提法有点过于浮夸，但想象记者法拉奇描述好莱坞的话语，又觉得最寻常不过。

和她有关联的许多女演员，被拉出来进行比较，比如刚刚和她一起登上《服饰与美容 VOGUE》九月刊封面的诸位女演员，尤其是站在比较关键位置上的那几位，她们这几年获得的奖项，她们的演出履历、时尚层级，全都被用来进行比较。和辛芷蕾一起出演过《繁花》《乔妍的心事》的几位女演员，甚至和她一起在综艺节目中露过面的女演员，也都陷入这种比较之中。

也包括咏梅，她在2019年，凭借电影《地久天长》里的王丽云一角，获得了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，成为继张曼玉、萧芳芳之后第三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女演员，也是第一位

钱眼识人

挪威电影《爱的暂停键》今年4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拿下最佳影片奖，现在正在国内院线公映，是值得推荐的好片。女主角玛丽亚只有热恋的时候才过夏天，余者都是秋冬季，有的人倘若不经过一番挣扎与痛悟是很难走出情绪的季节。

玛丽亚刚刚走出糟糕的婚姻，迅速爱上一个拿着吉他的男人，觉得在哪里见过他，这次是漫长的自我催眠的开始，爱开始痛苦就跟着开始。观众在上帝视角已经在开篇就可以用同情她的“处心积虑”。电影并非只是聚焦与男女之爱的流转，实际上是更复杂的社会角色的感受。看过电影的观众或许感叹，并非东亚才有母职焦虑，还以为这是一种地域性流行？只要生了孩子，如果孩子再多一些，哪怕是高福利的挪威，女人照样焦虑。并且从电影里也能看出来，“北欧”的男人好像主要负责赚钱，陪娃玩，但是更琐碎的家务就落到女人身上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电影还稍微揭开了一些真相，北欧国家的职场也并非完全不内卷，玛丽亚是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，她对交付

情人看剑

影市热闹一时，低迷一时，有时也需要一剂猛药来刺激，所以近年不时有海外惊悚片进入国内院线，今年继《死神来了：血脉诅咒》之后，一部“身体恐怖”类型片《同甘共苦》于本月杀入市场。

根据一般定义，这类电影多源自“人类对自身形体破坏、生理变异或肉体衰退产生的恐惧”，《同甘共苦》还有一个爱情主题来包装，因而特别。或许更应该倒过来讲，该片本质上是一个有着惊悚外壳的爱情故事，这样理解才更为顺畅。对于情侣而言，“生则同床，死则同穴”的愿景如果还有一个恐怖设定，就像电影里的二人长成了连体婴，又该何去何从。此时的“身体恐怖”，已不是我为你缺血，你为我捐肾，或是像在红楼噩梦里，贾宝玉拿刀挖出心来自证痴情，而是两具肉身合而为一，成为怪物一般的存在。他们的血肉肌理究竟是怎样交融，甚至细微至海报上亲吻的嘴连成一块肉，彼此睫毛与眼球如彗星相撞等等，构成了影片最大也是最惊悚的视觉奇观。

说起电影的英文片名《Together》，如果译为《和你在一起》或者《伴我同行》，都还缺点意思，

辛芷蕾获奖之后的喧嚣

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女演员。同为重要奖项女演员奖获得者，这更要进行比较，于是，两个人的演艺前景，获奖是否对她们职业生涯有加成，也被一一列出来进行比较。

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比较，但我也骤然意识到，这种比较也好，评判也罢，势利也好，拉踩也罢，是名利场的一部分，也是娱乐业黄金时代经常会有事务，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比较或者拉踩或者评判或者势利了。这种比较、评判，好像已经是上古遗迹了，是那个生机勃勃、野蛮生长，常常让人担心会跟不上的娱乐圈才有的事情，是很多争论，很多大瓜小瓜，很多爱恨情仇的起点，在这几年的娱乐圈，它已经近乎绝迹了。

我还依稀记得，当年的谭咏麟和张国荣的竞争，据说那是当代娱乐业粉丝群落开始成型的节点，我也依稀记得，“四大天王”的命名和排位，他们如何王不见王的或真或假的消息，“四大花旦”“四小花旦”“四旦双冰”的横空出世，还有“超女”“快男”台上的竞争，台下的拉票和阵营斗争，也被当做内地娱乐圈粉丝群落的大练兵，还有各种音乐奖颁奖礼、音乐综艺上的“惊天一幕”，等等，都是人心的跃动，是欲望的翻滚，是名和利的具身化表演。

如果一个领域，经常发生这种夸张的比较，斩钉截铁的评判，和明晃晃的跟红顶白，戏剧化的征

暂停自我的困境

客户的方案一样焦虑。有没有可能北欧看起来佛性，仅仅是因为资源匮乏，很多人只能被迫摆烂。与不少东亚亲密关系主题电影如出一辙的是，母职的焦虑包括对于丈夫、子女因为焦虑而产生的偏执控制欲是可以“遗传”的，玛丽亚与她的妈妈，她与自己女儿，重复着关心则乱，互相指责但又无法彻底独立的拧巴关系。两代母亲都把赞美作为一种筹码，母亲表扬肯定了女儿，孩子是不是应该态度好一些，请尊重点。从女儿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表扬是拧紧螺丝的一次用力。

不过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在于北欧人的边界感，玛丽亚的闺蜜其实完全知道男主的恋爱史，大概也知道他是一个很自我，爱自由的男人，所以当玛丽亚向她倾诉自己婚姻痛苦时，她首先从正面的角度肯定男主的“牺牲”，礼貌有分寸。同样，玛丽亚在街头跟男主吵架，已经发展到激烈地打自己嘴巴程度，不远处咖啡馆边上的男主同事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一切，依然很体面地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与玛丽亚挥手打招呼。这种“冷漠”反而是好

为什么需要爱情电影

因为可以推及亲情友情，显不出爱情之真义。王家卫电影《春光乍泄》的英文片名为《Happy Together》，细想也很忧伤，代表导演的一种感情观与时空观，现在回望过去的爱恨，都是快乐时光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以《同甘共苦》为命名，倒也妥帖，换在东方，这就是德国的情感关系，足以白头偕老。电影中还援引柏拉图提过的一个神话，人类被宙斯劈为两半，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。对此我们并不陌生，元代赵孟頫在《我侬词》里形容二人爱如火时，“把一块泥，捻一个你，塑一个我。将咱两个，一齐打破，用水调和……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”一样疯狂，简直就是《同甘共苦》的东方式表述。

《同甘共苦》对于亲密关系的探讨，对国内电影创作者应当有所触动。本月在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上，已有人提醒，“中国电影、中国电影观众正在远离爱情电影”，爱情片《七天》甚至用了这样的宣传语，“这可能是人类最后一部爱情电影。”从业者疾呼，不必如此悲观，应当相信爱情。《同甘共苦》的宣传语里则用了一个谐音梗，百“黏”好合，可说是某种回应。故事里的二人，性情不同频道不

同，却可互补，无论相隔多远，骨子里的渴望，又如同磁铁一样将二人牢牢吸附，真是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。痴缠到极致，撕扯到极致，也是温柔到极致，影片称这种情感状态为“终极亲密”。如何破解诅咒，二人甚至都想先走一步，让另一人活下去，但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倒不如一起化蝶，只不过不是两只蝴蝶，而是化为一。至于这一莫可名状的生物是何形貌，三头六臂吗，是雌还是雄，这里不再剧透。

百“黏”好合的情感，不一定非得成为连体，还可以有无数种形式，比如在玛丽昂·歌迪亚主演的那部《两小无猜》里，情侣最后被混凝土浇筑，也是一种永恒的合体；又比如当年周慧敏在声明里那句“某程度上，周慧敏早已是一位不同面貌的倪震”，至今掷地有声，说的都是那样一种共生同构的极致关系，凡俗人等虽不能至，但心向往之。这便是爱情电影存在的意义。

伐和断裂，只能说明，这个领域还有利可图，有争夺和算计的极大空间，就像我曾说的：“人们之间为什么必须要有斗争状态？因为，稳定是暂时状态，是非常态，不稳定才是永恒的状态。这种斗争里，还蕴藏着一种价值观，是整个世界的价值观，也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价值观，那就是，我给你的一切，都是值得的，是珍贵的，是值得为之奋斗的。”

如果同样的领域，突然再也没有比较、评判、争斗，或者比较了也无人知晓，掀不起什么波澜，争斗了也没有观众，那只能说明，这个领域正在失去利益的搅动和金钱的弹跳。这几年的娱乐业，常常给人寂静之感，偶然有点小小浪花，很快就不再喧嚣。辛芷蕾获奖之后，比较和评判又出现了，人们又发出各种惊人语，尽可能多地牵连更多的人。而这些曾经让人觉得浮躁的话语，在今天看来，却有种沧桑之感，大家似乎又回到舞台上，给出最正常的表演，你是恶皇后，我是大反派，你喊一声“娘娘驾到”，我喊出“刀下留人”，演出还在进行，观众不曾离开，故事还没到结束的位置，你我还可以再聚片刻。

韩松落
作家

的，它让当事人的困境尽量没有社会性，而是家庭的自我的。我比较反对在一些个人成长的问题硬上价值，使其成为广场上被围观的社会学样本。至少在这部电影里，我觉得命题是普适性，根本的。或许，人是不应该接受外界杂音的控制，但对自己的“修整”其实从未停止过，甚至它不一定全是坏的。

至少，女主“修整”自己获得了救赎，她说自己对方是一个善良的好男人，问题仅仅在于她不够爱自己，当爱暂停时才能得到爱。当玛丽亚相信了这一切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她可以平静地与男主坐在一起喝咖啡道别，也可以平静地接受女儿的挖苦，但又拥抱着一起哭泣。与其让别人硬控自己，是不是自己先下手，“我”这一生最熟悉的人就是自己，困境在不在我的命题，都是孤本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同，却可互补，无论相隔多远，骨子里的渴望，又如同磁铁一样将二人牢牢吸附，真是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。痴缠到极致，撕扯到极致，也是温柔到极致，影片称这种情感状态为“终极亲密”。如何破解诅咒，二人甚至都想先走一步，让另一人活下去，但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倒不如一起化蝶，只不过不是两只蝴蝶，而是化为一。至于这一莫可名状的生物是何形貌，三头六臂吗，是雌还是雄，这里不再剧透。

百“黏”好合的情感，不一定非得成为连体，还可以有无数种形式，比如在玛丽昂·歌迪亚主演的那部《两小无猜》里，情侣最后被混凝土浇筑，也是一种永恒的合体；又比如当年周慧敏在声明里那句“某程度上，周慧敏早已是一位不同面貌的倪震”，至今掷地有声，说的都是那样一种共生同构的极致关系，凡俗人等虽不能至，但心向往之。这便是爱情电影存在的意义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宗师之道

周末冒雨去看藤原龙也主演的舞台剧《中村仲藏》在上海的首演，并非没有忐忑。一则我对歌舞伎的了解，仅限于几个世代承袭的名字，历史背景与人物故事几乎一窍不通；二则看原版舞台剧常有眼睛耳朵“跟不上”的感觉——专注于表演就会错过字幕，看了字幕又忽略了剧情的起承转合。

好在170分钟大戏过后，尽兴而归。不得不承认，陌生的语境、密集的舞台、快节奏的浓缩，丝毫没有阻碍我理解中村仲藏为戏痴狂的传奇人物。从开篇如梦似幻地以倒叙方式回顾人生，到从中村仲藏少年时的悲惨经历写起，再到穿插《叫卖女郎药》的超长贯口，以及完整还原他如何将《假名手本忠臣藏》中原本不受关注、仅有一句台词的一幕戏，演绎成后世代代相传的经典……环环相扣的剧本脉络下，藤原龙也仿佛与中村仲藏合而为一，有少年学戏的天真痴狂，也有沉浸人物的涕泪交流。无论是语速快到几近力竭的贯口，还是沉醉唯美的舞步，中村仲藏向死而生的表演，让人瞥见一代宗师之所以成为宗师的秘密：纯粹的艺术欲望、极致的天赋才能、从不懈怠的勤恳，还有冥冥之中的机缘，缺一不可。

编剧把故事也讲得规整，比如整部剧一直草蛇灰线地写彼时歌舞伎圈的底层人：他们不相信自己能突破门第与血统的限制，所以惯于汲汲营营地找靠山、拜码头。他们有的侍奉主角，牺牲色相；有的入赘世家，改名换姓；天赋再差一些的，甘愿在碌碌无为中混饭吃，每每看到同类被赏识，便怒不可遏地加以折辱，非将对方也拉入泥泞不可。而中村仲藏对这个世界的“以下克上”，恰恰是在极致伤害后的顿悟：这世间若有演员们可追求的“道”，便只该是“戏”本身。一切讨好、算计、谄媚，都比不上一场真正精彩的好戏；正如他在《假名手本忠臣藏》第五幕的亮相——哪怕头破血流，也要让这平庸的角色，焕发出无可替代的光芒。

当然，名角的故事中，也不乏让普通人受益匪浅的金句。赏识中村仲藏的班主团十郎，看待后辈时更多是欣赏，他将好演员比作翩翩起舞的蝴蝶：“它们只会吸食花蜜，不会啃食同类，所以蝴蝶越多越好。”再如中村仲藏不断在戏中追问：龙套之后是普通演员，普通演员之后是名角，名角之后又将走向何方？在这条艺术之路的尽头，他才看清引领自己的仍是心底的信念——“我在路的尽头等你”。这句话，值得说给每一个仍在坚持的人。

曹秋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